藍色情深□海洋手札　　文■藍色鰓魚

上個夏季末，自海上回來，回到校園，不自覺地染上了個習慣，總愛往圖書館九樓跑，站在窗邊，望過幢幢建築物，定定地凝視那片迷濛的藍色海洋，乾渴燥熱的心情因此獲得濕潤，變得清涼有勁。

到了午夜，可沒那麼幸運囉！就連蝸牛殼前的那排鳳凰花，在白天，紅得要燒掉這個淡水小鎮似的，暗夜一到，那片火紅光彩也不得不褪去，只餘留花心空對月。但，當暗夜愈沉愈深，藍色海洋的勢力卻愈發愈強勁，一股接著一股的藍色魅影愈往腦海與體內流竄，此夜，超難入眠。唉！明早還要上課哩！

一個生長於看不到海的內陸囡仔，偏偏對藍色海洋有一潮潮無法言喻的熟稔，與一波波無法止息的嚮往。有時，會對自己有種瘋狂的猜測□搞不好我前輩子是海中某種鯨豚之一，在躍過死亡，游向另一個新生時，回聲定位系統出了錯，糊里糊塗地遊錯方向，然後就像西伯利亞楚克奇族的傳說般，變成人類，行走岸上。

穿越時空，回憶88年夏天第一次在花蓮搭船出海，船隻那天往南航行，風大，感覺船速甚快，自船的左舷望出，一片汪洋無際的藍色大海，港口被留在遙遠的遠方，然而，藍色海洋寬闊地奔流向更遙遠的遠方，空氣中瀰漫著古老傳說的氣味，彷彿一尊長達千尺，身上鱗片亮泛著光澤的巨龍即將從這片四十億年歷史的海面躍出，飛騰，扭轉，爾後悠然沒入海中，倏然回眸，兩球凸眼望向船隻，漸次地散發出一波一波的詳和，橙橘灑滿一片。

就在我這個內陸糊塗蛋以為到了台灣島南端時，一隻，兩隻，三隻……，好多隻都長得好奇怪的海豚逐次自黑藍深海冒出於蔚藍海面，這種海豚跟一般常見的海豚不太一樣，牠們沒有長長的嘴喙，輪廓自圓鈍的頭頂急遽下切，膚表上遍布許多刮痕，壯碩流線的體格，看起來極像枚魚雷，瞭望台上的黑潮基金會解說員述說——牠們是群花紋海豚，又因為牠們的頭鈍大圓滑，討海人常叫牠們「和尚頭」哦！花紋海豚剛出生時是黑色的唷！年紀愈大，留在身上的刮痕愈多，體色就顯得愈白，你們看，十點鐘方向有幾隻老阿公、老阿嬤……。

這群灰黑壯碩，稱得上是台灣國寶的和尚頭（因在外國的發現率不高，在台灣海域卻常常遇到），牠們游過來圍住船隻，跟船上長得跟自己不太一樣的人類朋友打個招呼，猶如酋長般地從容、溫和、神秘，頻頻穩重，優雅地浮出水面換口氣，發出「噗噗」聲響，再沒入水中，一輪一輪彎彎的背鰭總是露出於水面之上。

這群花紋海豚徘徊船邊，玩耍一番，解說員開玩笑地說：「不知是我們在跟牠們玩，還是牠們在玩我們這群牠的大玩具哩！」過了一會兒，一隻隻開始栽入海裡，舉尾，下潛，在這片延伸天際的蔚藍海面上留下牠們一圈一圈的腳印。

船隻調頭，回航，陽光穿透小多羅滿號激起的浪花，留下一彎彎的彩虹，強勁海風吹揚起頭上黑髮，心仍盪漾在之前奇特的邂逅……。

船隻雖已入港，藍色魅影仍不斷流竄腦海與體內，海浪濺起，誠摯地邀約回落到藍色海洋，海風更吹得雙腳往海上流浪。就醬子，晒了一個夏天毒辣的艷陽，白不回來囉！嗯！今年夏天還要回到黑潮伙伴的崗位上，回到蔚藍的海洋上，再享受那一陣陣帶有海洋獨特鹹味的海風，回到那片藍色的羊水□蔚藍的海洋。